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概况 张市六中 (111)
奔赴察南游击区 于六洲 (114)
宣化两次解放概况王天来 田中等 122)
反黑暗 争自由

——记蔚县西合营师范学校的五次学潮 段兴隆 (129)



傅作义军攻占张家口亲历记 靳书科 (136)
国民党军队抢占张家口的经过 周树均 (154)
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及党务工作 杨润霖 (157)
回忆察北一带的土匪 忻福整理 (163)
万全的《弘慈洞事件》 李文昌 (171)
回忆国民党飞机轰炸张家口市 左 宝 (177)



民族英雄 忠烈参天

——纪念我的曾祖父邓世昌殉难九十一周年

..... 邓立英 (180)

附：御赐祭文 (185)

附：御赐碑文 (186)

附：邓壮节公事略 (187)

庚子之秋八国联军侵略张家口始末 刘 蔚 (190)



爱国主义者吕复 李怀全整理 (194)

王朴史话 阎多年 张江 (197)

攻心战巧取驿马图 张建森整理 (209)

深山古刹有邪恶 张连仲 (211)

活捉“花花脸”记实 王 鉴 (214)

抗日根据地内的“街头诗”和民歌

..... 吴永田 孟炜焯整理 (217)

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首战歌 (封三)

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和壮大

钟辉琨

平北地处伪华北、满洲、蒙疆的结合部，是联结我平西和冀东两个抗日根据地的通道，是我们挺进东北的阵地，因此，是敌我必争之地。

我们正式开辟这块根据地是在1940年初。在此以前，晋察冀军区曾派军队和地方干部去开辟过两次。因当时没有明确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所以也就没有在那里长期坚持下去。

第一次开辟是在1938年夏季。宋时轮、邓华支队合编为四纵队，他们路过昌平、永宁、延庆，穿过平绥、平古两条铁路去冀东。当时为了开辟和控制住一条由平西通往冀东的走廊，防止敌人切断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于是在四、五月间就由宋时轮支队调出一个大队到延、昌、怀地区进行活动。大队政委是钟辉琨，队长是邓典龙。还组织了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是刘国亮。我们最初到了滦平县的秋场大地村头道梁，成立起滦昌怀联合县，县长是张书砚，刘国亮同志负责全面地方工作。七月间，四纵队的后续部队36大队和骑兵大队也被派来和我们共同开辟这个地区。这时已是三个大队，由原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伍晋南同志统一领导指挥。

部队进入这个地区后，打了很多胜仗。六月间，突过平绥线打下了昌平城、延庆城、永宁、大庄科、二道关、黄花城、汤河口、玻璃庙子等很多敌伪据点。沙峪战斗打得最激烈，100多日本鬼子一个也没跑掉，全部被我击毙。花盆战斗歼灭了伪满35团

一个营。一连串的胜利，使群众认识到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的。群起拥护支援这支队伍。这时候在地方上已经组织起抗日救国会，个别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动了群众武装起义。黄花城、二道关、九渡河、沙峪、洞台这一带发展起1000多人的群众抗日武装。他们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打了一次胜仗，缴到了一些枪和马，情绪越发高涨。

这时候，工作虽已具有这样大的规模，但基础仍是相当薄弱的，缺乏领导骨干和干部，不能有力地掌握起群众武装，刚刚武装起的群众没受过多少考验，经不起挫折。

我们到那里活动了三个多月，力量壮大得这样快，已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从其它地区调来三千多伪军，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扫荡”和清剿，烧毁很多村庄，秋场大地一带群众受到很大损失。10月间为掩护冀东人民暴动的新部队，通过平绥路进入平西，宋支队主力，以急行军预先进到了延庆以东刘斌堡、白河堡地区集结。于中秋节前迅速攻占了赤城、后城、龙门所、刁鄂等据点。同时又一部进入平承铁路，攻克火车站、消灭了日警察队，后袭击滦平、大阁镇、威胁到承德。

这一军事行动，打击、调动了敌人，使平绥铁路沿线及张家口之敌，急忙调来围攻，大约七、八天时间我军连续激战，在赤城东南后城以北地区粉碎了敌人多路围攻企图，大量杀伤了敌人，扩大了我军的影响，完成了掩护任务。保障了我后梯队及新部队进入平西。

第二次开辟是在39年夏季。冀热察挺进军又派34大队和一个游击队（三、四十人）到那里去。敌人已加强对这地区的统治，集中强力摧毁革命力量，敌我力量相差过于悬殊，使我们难以立足，约两三个月又全部撤回到平西。

这两次活动，我们虽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但却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传播了革命种子，为后来开辟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39年12月晋察冀挺进军军政委员会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的任务。

40年1月1日，抽出九团第八连，改编为平北第一支队第一连，还有一个本地的游击队30人，由钟辉琨、刘汉才同志率领。协同地方县区干部20多人（有两个县长）组成了工作委员会，主任是王伍，接受了开辟平北根据地的任务。这回吸取了前两次的经验，不出动大兵团，免得引起敌人过多的注意，而代之以一个精干的小部队，便于活动。

我们最先到了昌延的后七村（铁炉子、子母川、二道河等）。长期处于敌人黑暗统治下的人民群众，见到我们归来，尤如重见天日，非常兴奋，渴望领导他们抗击日本侵略者。

我们开始以后七村为中心很快活动开了，南面到十三陵、小汤山、九渡河一带，北面到延庆川，东面到韩家川、二道关、南冶、黄花城一带，不久就成立起昌延联合县，下分四个区。

这时采取的政策是“利用上层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提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日。

平北第一支队一连是一个非常坚强的部队，连长、指导员都是营级干部，全连50%以上是党员，连长张世成、指导员崔岐山都是陕北红军干部。在群众支援下，打了很多胜仗，部队本身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一连为基础，到四月已扩充到五个连（约600人），活动的范围已达到千家店、杨木栅子、黑河流域，且大部分被我控制，在延庆川靠南北山的平川也深入了我们的工作。

打垮了对我们工作破坏最厉害的盘据在十三陵的土匪500多人。把据守在莲花滩的敌人（70多人）逼退到延庆。随后破坏了昌平通十三陵、分水岭、海子山、锰矿、金矿的电话和公路，埋伏歼敌，果然由昌平来犯之敌为伏击全歼，击毙日兵二十余、烧毁汽车二辆，缴获武器一部，我无伤亡。

四月间，为了加强领导和军事力量，晋察冀挺进军和区党委

又派苏梅同志和挺进军第十团来了。经后七村进入到潮河以西白河丰滦密地区。在开辟和坚持地区的斗争中，打了很好的战斗，部队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好的影响。

五月，敌人纠集三千多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扫荡”，集中力量破坏我们的后方一后七村一带。由于事先我们已估计到这种情况，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了对策，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为了坚持根据地，使广大群众有领导地同敌人斗争，工委要求地方干部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和群众在一起对敌斗争。在军事上，决定以八、九十人的部队留在中心区吸引住敌人，以大的力量转到外线打击敌人。这时候就进到了延庆的北山，军队到了前后孤山，打下了雕鄂、后城、元通寺、石头堡等地。五月间赤城县由日本指导官和伪县长出动一百余伪军进犯，在白河堡南沟与我一连遭遇，将敌击溃，毙日指导官以下十余名，缴获武器一部，战马数匹。东面到了黑河川，7月间，我们的力量已伸进到了大海陀。部队有时化整为零，到处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弄得敌人昏头转向，摸不清到底我们有多少兵力。“扫荡”的结果，不仅没有削弱我们的力量，相反的在“扫荡”斗争中壮大了我们的队伍，扩大了根据地。

40年7月，挺进军的第七团来到平北，挺进到热河西南地区活动。

这时，平北根据地（包括游击区）的人口已将近50万人，基本上打开了局面。并成立起平北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后又随七团回平西。地委书记苏梅，军事指挥是段苏权。先后建立了龙赤、丰滦密、龙延怀联合县。平北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核心也移到大海陀和南北碾沟。军事和地方干部力量都加强了。分工上，十团负责昌延和丰滦密地区；第一支队负责龙赤和赤源以北直到口外，由地委统一领导。这时一支队已有十多个连，一千多人。各县都有七、八十人的县大队，区里也有十几个人的武装。部队成分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子弟兵，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但在一支

队中有一部分如三、五中队和八、九中队是由地主武装伙会和抗日土匪队改编的，我们派去干部，建立了党的组织。41年春，一支队改编为40团。骑兵两个连改为大队。县改为县大队，区为游击队，整个平北武装已有3000多人，经过战火的考验提高了战斗力。这年春天的三、四月，挺进军八团进入平北，连续作战，大量杀伤敌人，对敌威胁甚大。

敌人从伪满洲调来好几千人，对付我们的主力。40年9月，我七团主力调回到平西去了。敌人趁此机会，在春节期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把我年轻的子弟兵全部消灭。日寇，伪满军和伪华北讨伐队约三千多人，分六路向五里坡、大海陀一带进行合围，由于我们已预料到了敌人的企图，群众实行坚壁，军队做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在阎坪，一支队有三个连和300多敌军展开了激战，战斗进行了一天半，一支队第一连把日寇一个小队全部消灭，击毙约三十人，逃跑了六、七个（这六、七个人跑到长安岭，因遭到如此惨败无法向其上级交待都抹脖子，上吊自杀了）。我军还缴获山炮一门。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抗日情绪，激发了部队的斗志，体验到日寇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二、五中队在十三陵打下分水岭金矿，延庆川和怀来川的群众都自动开会唱戏，庆祝胜利。根据地又有新的发展，八宝山、赵川、龙关的北沟、金家庄、北栅子、砖楼、西沟天都有了我们的工作。为配合百团大战，一支队一部攻进沙城，同时攻入新保安，消灭了伪警察所之后当夜撤出。在地方工作积极配合下，怀来平原工作打开了局面。沙城北的小北川和东部的土木周围抗日工作很活跃。

四一年秋，崇礼、宝源、及张北地区，已打开局面，我步骑兵纵横活动于坝上大草原。

敌人受到这次打击后，进行疯狂地报复，越来越凶，抢掠烧杀，手段也更加毒辣。阎家坪、姜庄子、施家村、三间房、石头堡子、珠家沟、平地、纪宁堡、五里坡、杨树沟、野猪窝、白

塔、跳石河等村庄，全被敌人烧毁。但总的来看，四一年以前基本上是发展时期，工作比较顺利，根据地扩展很快。

四二年平北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从军事上，敌人实行了伪满、蒙、华联防，统一了指挥，对付平北地区，堵塞了以前各自为政所形成的空隙。在政治上，推行了治安强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制造了“无人区”。除了龙关、赤城、雕鄂、后城、龙门所、延庆、永宁、怀来等这些原有据点外，又增加很多新的据点，我记得有北山的东兴堡、剪子岭、佛峪口、黑龙庙、王家楼子、安营堡、上仓、小鲁庄、白草洼、瓦房、白庙、高栅子、长安岭、石盘口、太子城、样田、兴仁堡、镇宁堡、云州堡、羊坊、郭嘴天子等，每隔一、二十里即有敌人的据点，把根据地分割得四分五裂，大块变小块，企图一块一块吃掉。敌人长驻这一带的总兵力有一万数千人，其中有日本独立第二混成旅团四、五千人，分布在从南口到张家口的铁路沿线，有伪满军管区两个旅和伪华北讨伐队共五、六千人，李守信的骑兵一、二千人，还有各县的讨伐队。敌人进行频繁的“扫荡”，集中力量专找我主力部队。摧毁我政权，破坏我生产。四二年敌人最大的一次“扫荡”曾纠集了八千多人（日本鬼子两千多人），持续三个月之久。

在四二年敌人大“扫荡”后，地委在珠家沟开了六、七天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决定贯彻减租减息，改善民生，大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实现了一元化领导，领导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进一步改善军队和地方上的联系。四三年情况就有了很大好转。群众发动起来了，斗争中得到锻炼的群众，对敌人仇恨更深，坚定地跟着八路军共产党走，自动地站岗、放哨、送情报；有的群众争着冒生命危险到敌人驻地去侦察情况；民兵、地方干部和军队整天在一起转山头，袭击敌人；妇女做军鞋、护理伤员；儿童也参加站岗、放哨等活动。那时部队经常在山上的露营地，群众往山上给送饭、送被子，对部队的关心无微不至。他们不惜

一切地支援抗战，希望早日赶走日本强盗。

这时候无论部队生活和群众生活都是非常艰苦的。这个地区本来就地瘠，民贫。经过战争，长期消耗和敌人的破坏，随时又都处于备战状态，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环境再困难，群众的战斗情绪越来越旺盛，到处都能听到歌声，因为他们坚信自己从事的是正义斗争。

群众在作战方法上也有很多创造，其中起作用最大的是地雷阵。到处理设地雷，使敌人寸步难行，炸死了很多敌人。再是破交战，使敌人电话、公路不通，耳目闭塞。这时期是相持阶段。敌我形成拉锯式的斗争，群众遭受损失最大，环境也最艰苦。

从四四年敌人开始走下坡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寇的主力不够分配，精锐的部队大部调走，换来一批新兵，士气低落，战斗力差。我们的力量却日渐增强，开始对敌人进行压缩，拔掉敌人很多据点。南梁战斗，我40团两个连和分区警卫连与敌交战一天，一百多日本鬼子及一部分伪军，双方相隔只四、五十公尺，往复拼杀了四、五次，我们准备到天黑发起猛攻，将其全部歼灭，但太阳刚一落时敌人就跑了，被我方毙伤40多人，他们把受了伤的军官也丢下了。这种丢弃伤员是日寇以前作战中少有现象，从中可以看出日军的衰败。

四四年夏季，我方对敌展开夏季攻势。同年秋季，我们已能集中一两团作战。

四五年春，我们在工作上和军事上都占了主动，敌人转入守势和退缩，根据地巩固了，游击区的群众也倾向我们。夏季攻势我们打了很多胜仗，打下了三岔口、龙门所、样田、崇礼县城等地。六、七月间共歼敌伪军一千余人。三岔口一打下来敌人就慌了，雕鄂、剪子岭的敌人都吓跑了。赤城、龙关、怀来、延庆这些大据点已陷入孤立，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乡村紧紧地包围城市，对敌实行封锁包围的大好局面。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下令要日军坚守城市，

等待国民党军队受降。这时平北分区决定出击，军分区政委段苏权带十团、四十团攻打张家口，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去张北和苏蒙联军联系。随后詹大南同志带四十团和平西部队解放了宣化。段苏权又和军分区副司令员钟辉琨同志带十团和新五、六团解放了新保安和怀来。以后詹大南、钟辉琨同志又带部队解放了延庆和永宁。新保安的守敌是李守信的十一师（一千多步骑兵），师长宋万里，被我歼灭四百多人，打死敌人的师参谋长。下花园是何金海同志带着游击队打下来的。龙崇县大队解放了崇礼。

察北骑兵支队一千多人配合苏蒙联军解放了多伦、宝源、康保、张北、商都、化德等。

自日寇宣布投降后这一系列的战斗中，总共消灭敌人四千多人，获得了辉煌的战果。

：钟辉琨同志原为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现已离休。

登 大 境 门

汪 曾 祺

云涌张家口，风吹大境门，
崇岭围南北，边墙横古今。
战守经千载，丸泥塞万军，
欲问兴亡意，峰台倚夕曛。

注：汪曾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京剧院工作。

摘自《浪花诗选》

军民一起奋战猴儿山

杨 森

一九四四年四月我四十团二连只有一、三两个排为掩护龙关、崇礼、宣化联合县在黑土沟召开的区以上干部会议，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地方党的领导，利用猴儿山有利地形，英勇奋战，连续击退七百余敌人的十九次疯狂攻击，以亡一人、伤二十九人的代价，歼敌三百余，最终突出重围，胜利地掩护与会干部的安全转移，荣获晋察冀军区授予“英雄长城中队”的光荣称号。

黑土沟，位于宣化东北三十公里，村西南是猴儿山，古长城即沿它的主峰东西方向延伸，主峰西北两侧是悬崖峭壁，地势险要，东面只有崎岖山路，通行困难，它是黑土沟及附近山村的天然屏障。

干部会议期间，因被汉奸告密，盘距在常峪口、葛峪堡据点之伪军一百六十余人和崇礼、赵川伪骑兵三百余人，张家口日军二百余人和八十余名汉奸特务，企图偷袭我黑土沟，将我二连和开会人员一口吃掉。

四月七日夜，我得知敌情后，二连党支部召开支部会议和县的领导一起分析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决定除留侦察警戒分队继续监视龙关、赵川之敌外，连主力迅速撤至霍家洼，接应开会人员沿谷嘴子向北转移，以摆脱敌人。如情况紧急，则迅速抢占并坚守猴儿山，尔后待机突围，甩掉敌人。

四月八日四时许，当部队越过霍家洼通过长城时，已发现三

面受敌，敌分三路进至谷嘴子北山和霍家洼、莲花坪以东地区，并分别与我增援之民兵接触。此时，我二连和开会人员二百余名，迅速抢占了猴儿山，控制了各制高点。八、九班位主峰东南，七班前方到一七八四点九高地，为连的警戒阵地。县武工队和县区干部与主峰西北两侧，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抗击敌人。天刚亮，五十余敌人，由一五五三点三高地南侧向猴儿山偷袭，距七班阵地四十余米时，我以急促火力一顿猛打，将敌击退。敌死伤十余名。

八时许，敌兵力增至二百余人，在火力掩护下，沿一七八四点九和一五五三点三高地之长城北侧间，向我发起冲击。当敌爬到我发射阵地前沿时，我七班坚守阵地，力战群敌，在八、九班机枪火力支援下与敌激战半小时，敌弃尸二十余具，又退缩回去。敌数次冲击未成，连遭打击，几小时内未敢再进。我即抓紧时间调整部署，表扬七班机智果敢、英勇杀敌的事迹，鼓舞战斗士气。地方干部和县武工队亦积极组织战伤救护和运送弹药，决心坚守猴儿山阵地，继续狠狠歼敌。

十二时许，张家口又车载日军百余人，沿常峪口、沙坡增援，一小时后，逼近一六八八点五高地以东烽火台附近地区，同时两股伪军亦由南北两面向我猛攻，妄图从三面压缩包围夹击我二连。十四时许，敌全面发起冲击，正面一百多伪军来势更凶，同时压向我七班阵地，我沉着应战，将敌击退。七班乘敌混乱实施阵前出击，又毙伤敌二十余。北面进攻之伪军亦遭我八、九班痛击，退缩至一六〇七点四和一五五点三高地附近。此时，经判明敌主攻方向仍在我东面七班阵地，立即调整部署，集中连主要兵力武器，于七班阵地后侧一线展开，待机歼敌。

敌向我炮轰十余分钟后，一百多日军和数十名伪军又向我七班冲击，战斗十分激烈，我七班战士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人，不顾伤亡疲劳，顽强抗敌，在情况十分危急的关头，连长集中特等射手和掷弹筒轻机枪组成火力突击队，以急促火力又将敌人打下山

去，敌伤亡无数。

十七时，敌六百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同时又从三面向我发起第十九次冲击，主峰以东及北侧之敌，先后攻占我猴儿山以北最高点及东侧烽火台地域。我乘敌立足未稳之际，一面以火力抗敌，一面抓住战机在县武工队协同下，组织三排实施反击，将敌击退，敌尸横遍野，不得不停止攻击。

我二连在四面受敌，暂时得不到友军支援的严重情况下，依靠地方党组织和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的坚强领导，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机智、沉着、近战歼敌，艰苦奋斗十二小时，终于坚持到夜晚，掩护县区干部沿主峰西北侧滑下石崖峭壁，从一二六九点四高地南侧向碾子沟方向突围，终于摆脱了敌人，完成了任务。敌死亡三百余人，一无所获，日军指挥官恼羞成怒，杀了那个告密的汉奸伪大乡长，扫兴地撤回了据点。

注，杨森同志原为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现已离休。



最残酷的记录

在太平洋战争中，侵略缅甸的日军，在孟加拉湾兰里岛的一处潮湿地带，遭到英军的强烈攻击。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夜，被英军追得走投无路的一千多名日本陆军官兵，曾寻求海军求援，但遭到英国海军炮火的猛攻而未得逞，致使这一千多名日本官兵被围困在没腰深的沼泽地内。而这一带是鳄鱼的巢穴，受枪炮声震惊的鳄鱼都隐藏在水中。夜深之时，潮水退后，这些数米长的凶残食人的鳄鱼倾巢出动，向深陷在沼泽地无法移动的一千多日本官兵，开始了袭击。悲鸣、惨叫和怒号响彻夜空，鳄鱼也边鸣叫边吃掉日本官兵的手足，惨叫声整整持续了一夜，包围着的英军也清楚听到这种悲鸣。残存的官兵仅有二十人，这是世界上人类被动物吃掉最残酷的一次记录。

战 斗 的 史 诗

张国维 整理

文戏武唱 巧迎日军慰问团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处在严重关头，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战略性的进攻，将其侵略矛头转向解放区进行残酷“扫荡”，特别是在华北地区，日军由三十万猛增到四十四万，对我晋察冀边区反复实行“铁壁合围”。驻扎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日军第三混成旅团，很快侵占了我察南大片国土。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皇军立下了赫赫战功，经常派出指挥官率领“慰问团”，向其所属进行慰问，表彰灌输武士道精神，继续为他们侵略卖命。由于在这个地区，敌人还从未遭到过八路军严重打击，他们就确认这是块“皇道乐土”，是他们巩固的“后方”。因此，气焰虽然嚣张，但行动却有些麻痹大意。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根据毛泽东同志“深入敌后，歼敌有生力量，变敌后方为前线”的指示精神，命三团团长邱蔚，政委肖锋，率部在蔚县地区深入敌后，把敌人后方变成前线，积极寻找战机，歼敌有生力量，根据敌情确定，首先迎接“慰问团”，打击日军嚣张气焰。为此，一营奉命在西合营以北东窑子头地区伏击，年方二十岁的营长肖应棠，教导员杨志德，率排以上干部，于头一天拂晓前，先于部队出发，绕开公路，经吉家房、西合营东北到达预定战区，进行了现地侦察，根据对敌情的分析，令四个连在民兵配合下，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于夜间到达预定伏击区，构筑工事，埋设地雷，天明前，

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上午九时半，日军“慰问团”车队，果然从蔚县经西合营大摇大摆向北行驶，毫无戒备，当满载着从人民手中抢来的鸡牛羊肉和日本国运来的罐头等食品以及鬼头刀等武器的十二辆汽车，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后，只听一声令下，二连主力从公路以东，勇猛出击拦头狠打；一连主力从西面以猛烈火力“截尾”，另两个连协同冲入敌阵，对敌行军纵队中间实施攻击，出其不意，斩腰断首，向敌一阵猛打猛冲，使敌措手不及。接着，一连勇猛出击，冲入敌阵，穿插分割，将敌车队头尾车辆炸毁，并将其斩成数节，陷敌于“四面楚歌”之境。敌丧魂落魄，乱作一团，只四十分钟的战斗，就干净彻底地将敌十二辆汽车全部击毁，全歼日军慰问团和一个中队约一百二十余人，缴获轻机枪六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鬼子的猖狂气焰。

当鬼子组织援军赶来时，我早已安全转移。

牵牛鼻子 喜迎新春

一九四一年，敌人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路西地区进行“扫荡”的同时，对我平北根据地的“扫荡”亦未放松。我平北游击支队和兄弟部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同敌人展开了“扫荡”与“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一月，平北游击支队一大队三个连，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英勇作战，粉碎日伪军四百余人，对赤城阎家坪地区的反“扫荡”，取得了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我军士气，进一步激发了根据地军民抗战到底的坚强信心，获得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

期间，日寇第二混成旅团三个小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共一百九十余人，伙同怀来县沙城、长安岭据点之伪军二百余人，向我赤城县阎家坪进犯，企图利用春节之机摧毁我抗日政权。

为巩固根据地，保存革命力量，掩护地方政权和后方机关，

我平北游击支队奉命以三个连的兵力，在阎家坪、姜庄子一线，积极活动，掩护机关转移，并在敌前进路上设伏，寻机歼敌。

二月十日八时许，敌四百余人由沙城出动沿南山堡、草庙子、石盘口向西坡方向摸来，十一时进至金家口以北五百米时，我三连突然开火，敌误认为是我主力，遂集中兵力向我猛攻，此时，三连沉着抗击，边打边退，主力则隐蔽于侧翼，待机歼其后尾。敌果为我师指挥，以为我不支而退，于十二时三十分，敌主力得意忘形地向北“追击”，被我三连牵着鼻子走，当进到瓦房以北时，其步兵与后尾炮兵中队失去联系，使敌炮兵失掉步兵的掩护，我抓住战机，集中五倍于敌的兵力速战速决。一连急速穿向金家口以南，断敌退路；二连向西坡以北迂迴，割裂其前后联系，于三时左右，我从四面围攻该敌，激战二十分钟，敌炮兵中队除六名日军逃命外，其余全部被歼，缴山炮两门，轻机枪三挺，步枪四十余支。敌主力回头来援时，我早已撤出战斗，安全转移，在爆竹声中欢度了新春。

敌变我亦变 长城口子打伏击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日军纠集了张北县伪军和康保、沽源伪蒙古骑兵大队，对我龙关、延庆、怀来地区进行“扫荡”。其中一股敌人约一百五十余人，由赤城雕鹗堡经龙关老王沟返张北途中，于×日十一时窜到赤城北栅子时，我四十团根据已掌握的敌情，决心在青羊沟西北长城口子一线进行伏击。团长钟辉琨勘察地形时，却被敌察觉我行动，再未敢前进。钟团长便采取敌变我亦变的原则，果断地改变了决心，利用夜暗集中四个连的兵力，围歼日伪军于北栅子村。

十九时左右，我一、三连从青羊沟接敌，运动到村北时，被敌警戒发觉，战斗随即打响。一连不顾敌人火力封锁，向敌猛攻，由于受村西北角敌机枪火力侧射，两次进攻受阻。此时，发

现村西南角敌兵力火力薄弱，即令一连以少部兵力牵制敌人，主力协同四连，向村西南实施攻击。

二十一时许，我部队以神速果敢动作，突入村内，一连一排迅速占领一所房屋，以机枪从侧后压往西北角敌火力点，在我猛烈攻击下，敌纷纷缴枪投降，三十多人仓促向村东逃命时，亦被三连全歼。经两小时激战，共毙伤敌五十余人，俘敌百余（内有日军二人），敌无一漏网，缴机枪两挺，小炮两门，步枪百余支，军马十余匹，我仅伤亡四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捣毁“警察署”铲除“讨伐队”

小河子，是察北伪警察署所在地，位于沽源县城南十公里，地处坝头，是西接张家口、张北、崇礼公路，南与赤城公路相连之交通要道，也是敌人控制北部地区的主要据点。伪警五十人据守，设防比较坚固。

当地群众对这帮为敌人摧粮、逼款，搜刮民财的汉奸走狗所组成的“讨伐队”，早已深恶痛绝。一九四三年六月，我四十团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侦察排，在当地人民群众支援和民兵配合下，以化装奇袭手段，拔掉了敌人盘踞的小河子据点，为民除了害。

当时，骑兵侦察排获悉，敌“讨伐队”活动频繁，日军和伪蒙、满军亦经常往来于小河子，便于我乘虚而入。团政委曹玉率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进行化装奇袭该据点。决定侦察排化装日军为前卫，经脑包山、东滩，从正面直插小河子，如敌发现，立即转入强攻；四连经脑包山、小厂东侧隐蔽接近小河子北门及以东公路两侧迂回，对敌形成合围，并对沽源方向派出警戒。

拂晓前，部队由二道坝、西坝地域出发，绕过西辛营子据点，进至脑包山，分两路向预定位置前进。化装日军“讨伐队”的骑兵排，由化装的“伪蒙军”带路，打着膏药旗，浩浩荡荡地